

《自傳の小説》談李昂性描寫中的人性建構與社會關懷

張瑛姿

一、前言

情慾一向是李昂小說創作的主軸之一，同時也是李昂小說最易引起爭議的部份。李昂小說裡經常觸及的「性」題材，其實正與社會現狀有所關聯。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一部份，因此很容易將人性的各個層面與衝突完整表達出來，在台灣的社會中，性被看成是很大的禁忌，從這個點切入，許多人性與社會的問題都被彰顯出來。李昂覺得「性」這件事，絕對不是架空起來，單獨的來寫它，否則極可能變成黃色小說，就算寫得精彩，也只是空無一物，她重視的是「性」在社會意義對人造成的影響。¹

「性」只是當時我關懷的，用來批判社會，或者世界用來展露一些在這樣壓抑社會下的人性問題。²

二、內容

《自傳の小説》即是一部充斥龐大性描寫的小説。李昂小説中的「性」描寫並不同於九〇年代流行的「情慾書寫」，對李昂而言，「性」是女人建構自我的一個重要過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對於「性」的重要闡釋，「性」成爲李昂小説的內心探索以及自我追尋的重要部份。就私領域言，「性」是幫助女性追尋內心深處的自我的一種方式；此外，「性」也成爲李昂用來衝破社會既定規範的一道利器。正因爲封建保守的社會向來以「性」作爲最大禁忌之一，觸及「性」禁忌也就是對封建傳統的一種反叛與挑戰。

在一次訪問中，李昂提到：

很多小説開始探討內在問題之際，尤其是受佛洛伊德學說影響的小説，性是很重要的課題。性之所以成爲當時我所關心的問題，也是從接觸存在主義開始的，當時我極喜歡的像法國女作家瑪格麗特·杜莉所寫

的作品《如歌的行板》，愛、性、疲倦與死亡可說是最主要的課題。³

值得注意的是，正因為李昂小說中的「性」含有對封建社會的反叛與挑戰，所以她小說中的「性」通常是與社會、歷史脈動結合起來。《自傳的小說》以台灣歷史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謝雪紅的一生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對李昂而言，人生即是一種不斷追尋的過程，她關懷的是人（尤其是一向處於弱勢的女人）如何在社會層層壓抑、束縛下，擺脫自己的困境，尋找到最好的生活立足點。李昂小說正是從性問題的探索，到女性本位自覺地思考女性處境與女性問題，以及牽涉到更寬廣的兩性權力關係上的人性問題。性的另一層意義，是性別上的肯定，自己是身為男性或女性？性別應具有何種意義和特徵？皆是有待思考的問題。經歷成長的洗禮，性是一種自我存在的肯定。透過對性的追索，其實也是種自我的探索。所以李昂會說：「性可能只是我小說裡的第二重要象徵，最重要的象徵還在於自我追尋與自我突破當中。」⁴

綜觀李昂三十年來(1968-1998)的創作歷程，女人與性這兩個主題一直是李昂小說關注的焦點。她打破一般女作家的愛情題材範圍，繼續挖掘情愛必定走向性愛的真實面。李昂大膽揭去「性」這個傳統嚴格禁忌的神秘面紗，隱約對社會既定規範有所挑戰。邱貴芬指出：李昂和其他同世代女作家(如蔣曉雲、蕭麗紅、朱天心、袁瓊瓊、蘇偉貞等)有很大的不同，當其他女作家一開始以「閨閣派」文風見長，李昂卻是出手不凡，不留情面地撕破傳統女性書寫裡的浪漫愛情紗幕⁵。李昂不但直闖「性」的禁忌國度，處理情愛與性的問題，〈殺夫〉之後，李昂更針對性／暴力／經濟和赤裸裸的男女權力關係，暴露兩性潛蛰已久的失衡問題，企圖為女性自我開創一個新方向。我們可以發現，在李昂不同階段創作裡的女性角色，越晚期小說中的女性反省和她重新開創的空間越大。例如《自傳的小說》即是透過描寫謝雪紅這位政治悲情的女性，在龐大的政治陰影籠罩桎梏下，兀自掙扎、追求自己的未來，活出自我的一片天空。面對性與政治的結合互動，我們需要做的，絕不是極力撇清女人不是靠性而進入政治，也不是追問主流社會是否公平對待那些不用性和身體取得權力的女人，更不是踐踏那些以身體來累積政治實力的女人。我們真正需要努力的，是使得那些就是以身體情慾參政的女人也享有同樣的支援和正當性。女性主義者對性和政治的策略應當是一致的，因為性和政治很相似：兩者都被視為是男性壟斷所有權力的疆域。因此那些在性和政治中追求自主的女人常被說成是向男人的世界輸誠，複製男人的權力邏輯。但是事實證明，女人親身投入的性實踐和政治實踐，都已經在開拓空間，改變原有的權力邏輯。

李昂的作品一直是備受爭議的「爭議中心」，幾乎都環繞著性及與之有關的道德問題。她總是藉著筆下所

描述的人物和現象，使人們不得不正視人性裡隱秘處一些實際現象，而這通常是被社會制度，或文化道德所禁忌的。從她少年的作品〈花季〉到中年後的〈自傳的小說〉，可以看見李昂強烈的問題意識感。

她傳遞的訊息都非常的尖銳，逼使讀者意識到：有必要承認並接受人性反應之存在，而人性真象及反應也許是可公開，也許是被禁忌，對李昂來講，藉由小說反映人之存在，與外在環境制度不協調，或相對立時所發生的現象，是她創作的使命。至於當這事實對個人、對社會有衝突時所造成的問題，李昂在小說裡總是使之存在而不去論斷之；她挖掘人性的隱密，將作品中心點指出探索問題的方向，然後把一切的檢討、評論留待給讀者眾人；藉眾議把社會的禁忌與衝突拿到抬面上，藉由社會性的檢討，換取眾人的力量來關懷社會；甚或以同理心去了解那些因被禁忌而扭曲自己人性而存活於衝突痛苦中之人心，將問題減輕到最低程度。故而讀她的小說除了從文學的角度欣賞外，還可加上一層社會意義的觀察。

從歷史的鏡頭觀察臺灣的今日，臺灣正歷經全中華民族前所未有的自由。在整個文化與媒體充滿開放的自由氣氛裡，關於李昂的爭議的聲音更為突出。不管這聲音來自哪裡，都令社會大眾藉爭議的聲音，彼此提供檢討的方法，或作深刻的思考。我個人非常肯定李昂對芸芸眾生所表現的關懷與探討，一個執筆者的誠實和懇切，在引發眾人關注社會潛在問題後，她的用心也就表露無疑了。

參考書目：

1. 邱貴芬，〈「(不)同國女人」聒噪〉(台北：元尊文化，1998.3)
2. 《她們的眼淚》(台北：洪範，1992)

註：

1. 參考黃武忠，〈社會轉型中的女性—李昂印象〉，《台灣日報》副刊，1982.7.18。
2. 邱貴芬，〈「(不)同國女人」聒噪〉(台北：元尊文化，1998.3)，頁92。
3. 參考林依潔，〈叛逆與救贖—李昂歸來的訊息〉，收錄於《她們的眼淚》(台北：洪範，1992)頁215。
4. 同注3，頁214。
5. 邱貴芬，〈「(不)同國女人」聒噪〉(台北：元尊文化，1998.3)，頁92。